

文藝復興三大家的作品特色

西洋人文經典第46-48講 簡延申 閱讀

欣賞一幅畫，不能只讀這幅畫本身的表現形式；而更應讀到在表現形式中，作者對生命的詮釋。一位真正的藝術家，對生命絕不會是隨便輕忽的，相反地，他一定慎重以待；這個慎重，讀者一定要能辨識出來，這樣，藝術品才會與自己有關係。

米開蘭基羅：人性原創力的感動

文藝復興的三大家，給後人最大影響與震撼力者，莫過於米開蘭基羅了。他的偉大，不在於他的作品本身形式的完美，而在於作品本身內含蘊的人性原創力。其力量與沉重，往往帶領觀者離開作品本身的表現形式，超升到一個理想精準的神聖國度。對他而言，「美」是充滿著靈性意義，或宗教超越性的。所以他的創作往往並不是完成一件作品，而是盡全力表達出生命的禱詞。因此米開蘭基羅抗拒他做為畫家的身分，寧願以雕塑為業，因為他更在乎的，是以美為橋樑，溝通人與上帝。

當時的畫家常以「殿娜」(terribilita) 這個字形容他。當然這個字並沒有可怕的含意，毋寧說是一種「畏懼」，從來沒有一位畫家能像米開蘭基羅一般，讓人望而生敬畏之心。原因無他，他從不把藝術工作當作「工藝」。對他而言，藝術工作是一種具有宗教意義的「服事上帝」，這就是為甚麼他可以在聖西斯汀禮拜堂的穹窿上，孤獨工作四年的原因。

米開蘭基羅77歲那年，因為有一個人在一封信中稱他為「雕刻家米開蘭基羅」，而生氣地說：「告訴我，不要在信中用雕刻家米開蘭基羅的稱呼，我從來不是開設工作場的畫家或雕刻家。」

他忠於藝術神聖性的性格，在晚年的一件事上，看得更為清楚：他耗費整個晚年時光，為聖彼得大教堂設計圓頂，最後還拒收報酬，原因為這是一件榮耀上帝的工作，他不許世俗利益玷污它。



圖為作者母親的肖像，由拉斐爾所繪

達文西：和諧均衡的神聖國度

文藝復興的三大家中，如果說米開蘭基羅帶給人們的是「人性原創力」的感動，那麼，達文西帶給人類的，便是和諧均衡的神聖國度；如果說米開蘭基羅帶給人們的是「動態」的宗教熱情，那麼，達文西帶給人類的，便是「靜態」的觀照的沉思。
達文西擅長於以差別不明顯的漸層變化，來過渡不同的色域（就是所謂的空氣透近法，義大利文稱為fumo），這種畫法特別適合於肖像畫。在古代，觀者往往會以敬畏的心懷來看待肖像畫，他們認為，藝術家在保存外貌的同時，也保存了他所刻畫的人的靈魂，而達文西的這種「空氣透近畫法」，恰可讓觀者看到了肖像的靈魂，而且靈魂中還深具和諧靜謐的神聖特質。

拉斐爾：細膩優雅的線條

相較於達文西與米開蘭基羅的觀念性，拉斐爾可說是最注重繪畫本身的形式了。鮮明和順的顏色，細膩優雅的線條，就繪畫本身所須具備的形式而言，拉斐爾似乎超越了前兩位大師，他更懂得如何「淺顯」的畫一幅溫柔甜蜜、美到一無瑕的聖母像。後世的人探納他的聖母像，一如他們接受米開蘭基羅心中的天父形象。



拉斐爾「亞當的始祖」



米開蘭基羅的聖西斯汀禮拜堂天頂畫

似乎憂愁，卻是常常快樂。

梵谷早期的人生態度

【閱讀有趣】第五期讀書會導讀

梵谷寫過一篇佈道文，在這篇佈道文裡，梵谷不僅將宗教與藝術結合，而且還呈現了他心中最強的兩股勢力：哀傷女人的身影，以及「似乎憂愁，卻是常常快樂」的人生態度。這是了解梵谷繪畫很重要的進入點。

我大量運用色彩，以求強烈表達自我。

梵谷曾經說過一句有名的話：「我大量運用色彩，以求強烈表達自我，而非試圖去描寫眼睛之所見。」
想要了解梵谷繪畫的特色，先要了解他的祖國——荷蘭文化對他的影響。第一：追求真誠的精神，而排除純理性化的傾向。第二：從現實世界中找出一種神聖感。
梵谷鑽研過荷蘭藝術史，清楚荷蘭傳統，尤其對林布蘭懷有深刻印象。他在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欣賞過林布蘭的「夜巡」之後，寫信給弟弟西奧說：「能畫出如此傑作，他（林布蘭）必歷經數度死亡經驗。」
顯然，梵谷在荷蘭文化的傳統下，對於「何謂藝術」已有著定見。藝術不在於一種「想像力」的構建，更不在於依循記憶作畫，而在於生命經驗的真實表達。

（高更曾希望梵谷放棄忠實地模仿自然，而改以依循記憶作畫。梵谷的「向日葵」，即是依照高更的意見。）

我的母親，一生都悲傷憔悴。

梵谷出生前一年的同月同日，他的母親生下死產兒。頭胎孩子的死亡，對任何母親都是嚴重的打擊，而梵谷的母親安娜更是格外難受，因為她晚婚又已三十三歲高齡。這種哀傷一直持續到梵谷出生之後。梵谷一生下，所陪伴他的，就是這麼一個悲傷憔悴的母親。而更糟的是，在他兩歲時，這份母愛又轉移到妹妹蘇菲身上。四歲時又換成弟弟西奧。也許梵谷的潛意識內，根深蒂固存在的，就是這位「得不到母親」的這位「得不到母親」深刻意象，深烙梵谷心中，使他一生所特別執著的，似乎都是這一種既無法愛他，他也得不到的女性。說來特別，他這一生，一成不變地就只愛著這一類型女性。

這一位在梵谷前一年同月同日出生的死產兒，家人為了紀念他，還為梵谷取了一個和他哥哥一模一樣的名字：文生，威廉，梵谷。這個悲傷的記憶，永遠擺脫不了的憂鬱陰影，在梵谷的作品上，似乎歷歷可見。那些成熟墓碑上的黑色班點，那個放在一張捆了根繩子的木椅後，寫上自己名字的木箱，「梵谷自己曾寫道：

「在我畫的人物和風景裡，想表達的是一場滿貫的悲劇。」



梵谷曾說，他永遠擺脫不了的憂鬱陰影



梵谷的「夜巡」

我迷戀的女人，似乎也是哀傷冷峻的。

他的第一場戀愛，就發生在二十歲定居倫敦的時候，他愛上房東太太的女兒尤珍妮，他對她的愛戀滋生著了數月，最後終於向她開口表白，但他省略了追求，直接求婚，沒想到尤珍妮不僅斷然拒絕，而且透露了她和先前的房客私訂終身。尤珍妮的反應令他完全失控。
在這個新近時期，梵谷曾在自己牆上，掛上一幅穿著黑色衣服的女性肖像。如果檢視這幅肖像畫裏的女子，她一點也不像是二十歲男人會愛慕的對象。她表情哀傷已近中年，長相平庸。我們有理由相信，梵谷迷戀這哀傷女人的源頭，是來自於母親。

我在寄宿居，快樂且憂愁的探詢生命旅程。

他曾經寫過一篇佈道文，引述聖經詩篇119的文字：「我在寄宿居。(I am a stranger on the earth), 最後將描述探詢於「一幅美麗的畫」的記憶；畫中畫著兩，向一名黑衣女子探詢生命的之旅的知識，而這位黑衣女子，會令人聯想起聖保羅所說的：

「似乎憂愁，卻是常常快樂。」
這幅佈道文十分重要，因為梵谷不僅將宗教與藝術結合，而且還呈現了他心中最強的兩股勢力：哀傷女人的身影，以及「似乎憂愁，卻是常常快樂」的人生態度。當然他所說的「常常快樂」，我們只能從他不斷地作畫處理理解。

閱讀有趣

燃燒吧！我的哀傷與快樂。

「我迷戀的女人，似乎也是哀傷冷峻的。」

位，是梵谷在北荷蘭鎮所畫的一幅自畫像。他自畫像的構圖，與聖保羅的這幅畫相似。聖保羅的這幅畫，是他在羅馬監獄中畫的一幅自畫像。他自畫像的構圖，與聖保羅的這幅畫相似。聖保羅的這幅畫，是他在羅馬監獄中畫的一幅自畫像。他自畫像的構圖，與聖保羅的這幅畫相似。